

十年一品 温如言

【下】

*to our
ten years*



典藏版

如果你找了别的王子，
他没有我好，
你该怎么办？
他比我好，
那，
我……又该怎么办？

书海沧生◎著

这将成为你最喜欢的一部小说，没有之一。

出版当月即多次加印，
千万粉丝疯狂收藏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任何溢美之词，对这部书的评价都显得苍白

无删节完整典藏版

随书附赠精美海报、明信片及书签

独家放送大姨妈与肉丝的第十年

书海
沧生
一夜成名，
为爱而生！

十年一品

温如言

*To our
ten years*

【下】



书海沧生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Contents 目录 (下卷)



楔子【1】

四陌的方程式【3】

- Chapter · 60 何人何时在何方 (4)
- Chapter · 61 云想衣裳花想容 (8)
- Chapter · 62 微笑着容易一天 (14)
- Chapter · 63 生活本来的模样 (18)
- Chapter · 64 生命中不可或缺 (23)
- Chapter · 65 只是一条旧时路 (28)
- Chapter · 66 忽远忽近的洒脱 (34)
- Chapter · 67 我没有那种力量 (41)
- Chapter · 68 我们说的谁和谁 (50)
- Chapter · 69 一树一花一菩提 (56)
- Chapter · 70 多么可惜不是你 (61)
- Chapter · 71 谁也未能牵谁手 (69)
- Chapter · 72 彼此幸福的机会 (77)
- Chapter · 73 当我发现一扇窗 (84)
- Chapter · 74 挽住时间不许走 (92)

- Chapter · 75 何处暗香不残留 (98)
- Chapter · 76 千万人中有一人 (104)
- Chapter · 77 许多想忘的回忆 (108)
- Chapter · 78 无可不忧无可忧 (114)
- Chapter · 79 人眠的人怕梦醒 (121)
- Chapter · 80 始终不明白的爱 (126)
- Chapter · 81 交给世人的定义 (133)
- Chapter · 82 梦想真实是两边 (139)
- Chapter · 83 浮光掠影划过去 (145)
- Chapter · 84 生如夏花败不开 (151)
- Chapter · 85 富贵未解其中味 (158)
- Chapter · 86 最后一味桃花劫 (165)
- Chapter · 87 云在山高月在明 (171)
- Chapter · 88 年复一年白发留 (177)
- Chapter · 89 从来未曾喜欢你 (192)
- Chapter · 90 醉花荫前华阴昧 (198)



Contents 目录 (下卷)



归土三陌【203】

- Chapter · 91 夜深忽梦少年事 (204)
- Chapter · 92 曾经沧海难为水 (210)
- Chapter · 93 能看你幸福到老 (216)
- Chapter · 94 心里有座长生墓 (222)
- Chapter · 95 不想听说的谎言 (228)
- Chapter · 96 已经忘了天多高 (234)
- Chapter · 97 一副棋盘江山定 (240)
- Chapter · 98 我一直都在左右 (246)
- Chapter · 99 谁为谁不惧流年 (252)

番外一：他和她的那些年【259】

- Chapter · 100 了却身旁天下事 (262)
- Chapter · 101 过去吹散似尘埃 (268)
- Chapter · 102 笑了吗我的宝们 (274)
- Chapter · 103 心中一段未完成 (280)
- Chapter · 104 苦是甘糖甜是霜 (285)
- Chapter · 105 这年谁爱谁太多 (290)
- Chapter · 106 一切都突然安静 (297)
- Chapter · 107 那一天春暖花开 (304)
- Chapter · 108 一个人两个人啊 (311)
- Chapter · 109 这是一段浪漫史 (317)
- Chapter · 110 十年一品温如言 (325)

番外二：孙鹏【330】

番外三：小言希【336】

番外四：琐碎时光【344】

番外五：陆流【353】

番外六：浮生记【362】

番外七：他们【369】



楔子

时光，或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慢。

因为，过往，可能只是讲出来的故事。

当他们彼此平静地讲出来的时候，时光啊时光，我们，曾经真的在一起过吗？


那一年，阿衡有了关系很稳定的未婚夫，言希也成了各大公共场所都能看到的名人。

那一年，已经是2002年。



四陌的方程式





四陌的方程式

Chapter · 60 何人何时在何方

Z大医学院女生宿舍 208 寝室如同往常一样热闹。

“然后，凤凰出了国，乌鸦被嫌弃，踹下了枝头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五双眼睛，在黑暗中齐刷刷地看着下铺。

“然后，没了。”软软的声音。

“切。”五个人又同时缩回脑袋。

“不愧是小六讲的故事，很好，很没意思。”某一人打哈欠。

“我还以为乌鸦会彻底抱住梧桐树，死也不被其他凤凰踹下去。三流剧本，三流导演，三流演员，除了美少年一坨尚可观，其他演员 pass。”某一人点评。

“介个，好感伤好感伤，乌鸦跟凤凰，好感伤的爱情哟。”某一人捧心。

“楼上的注意，下次别用方言，尤其是天津话装林黛玉。”某一人淡定。

“嘛！天津银儿，不让用天津话，介还让不让银活！”捧心的立刻捶床板，落了楼下淡定的某人一脸的灰。

然后，楼下的开始爬楼，一阵打闹，咯吱咯吱，憋笑，床板快震塌。

对床上铺，打哈欠的幽幽开口：“我数一二三，你们两个再闹，连床带人，一齐扔出 208。”

对床下铺，点评的嘿嘿坏笑了：“我热烈拥护大姐。”

捧心的僵硬了，淡定的则轻咳：“六儿讲的故事还是不错滴，起码教育我们，跨越种族的爱，没有好下场。完毕，小五补充。”

靠近门口的那张床上铺，被称作小五的某人看了看床头的电子表，眼睛亮了：“别吵了，你们讨厌！DJ Yan 的 Sometime 开始了，你们要不要听？”

被称作大姐的那人往毛巾被里缩了缩，懒懒开口：“你姐一把年纪老胳膊老腿的，早过了追星的年纪，不比你们小孩儿有时间有精力。”

其他人也都打着哈欠翻了身，毫无兴趣。

小五切，郁卒地戴上耳机，却听到下铺轻轻叩床板的声音，转身，小六双手扒着楼板，歪着脑袋，笑呵呵地看着她：“五姐，我也想听。”

小五眉开眼笑：“哎哎，还是我们阿衡知道好歹，还是我们小六可爱，来来，快到五姐的怀抱中来。”

我们一起 Sometime。

有时候。

B 市。

他到 Cutting Diamond 的时候，刚好是夜晚十一点。

B 市最有名的夜店——切割钻石，准确定位一下，就是只要花得起，就能获得一切快感的地方。金碧辉煌，璀璨靡丽。

他随手把车钥匙扔给了侍应生——像是新来的，面目很清秀，以前没见过。

“先生，您是要停车吗？”

这人不认识他，显然的。

他点了头，大步向前走，右手提着的篮子晃动得很厉害。

“先生，您等等，现在地下车库没有车位了。”

小侍应有些为难。

迎面过来了一人，是常见的侍应小周，拿过小侍应手上的红钥匙，挥挥手，喝退了他。

“言少，新来的，不懂事儿，您别见怪。”小周赔礼，躬身，“还放老车位，跟陆少、辛少挨着？”

言希有些不耐烦：“随便。”

小周笑，讨好：“您总算到了，刚刚，几位公子都等急了。陆少让我下来接您。”

他点头，把右手中的篮子递给小周，小周接过，篮子中却忽然伸出一个小脑袋，毛茸茸的，像条毛巾。



“哟，好漂亮的狗。言少养的？”小周笑道。

他漫不经心，边走边叮嘱：“它这两天便秘，别喂肉。”

小狗哀怨，呜呜用小蹄子扒篮子，泪眼巴巴。

他转身，细长的食指轻轻挠了小狗的下颌，似笑非笑：“我不是你娘，这招对我没用。”

小周奉承：“这狗真有灵性，真聪明。买时要花不少钱吧？”

“菜市场捡的，不要钱。”

小周脸僵了一下，随即笑开：“言少真爱开玩笑，这狗一看就名贵得很。”

言希平淡开口：“小周，你预备转 MB 了，是不是？”

小周脸上的笑挂不住了：“言少，小的长得丑，干不得那个。”

Cutting Diamond 会定期选一批 Money Boy，一般都是一些被生活所迫，加之长相优质的年轻男孩，经过训练，以满足那些想要尝鲜的有钱男人的猎奇心理。

言希淡讽：“这么巧舌玲珑会哄客人开心，用不用我跟你们老板推荐一下？”

小周噤声。

言希坐电梯到了七楼 VIP 区，刚推开门，就见偌大的房间，四个人坐四边，呼啦啦摸牌扔牌，于是黑线，扭头就走。

辛达夷探头：“哎哎，美人儿你走哪儿？”

孙鹏笑了，拾牌：“回来回来，没想让你打麻将。”

陈倦摸牌，扔出去一张：“言大少，丫学学打麻将，能死不能？”

陆流抬眼，也笑：“他认牌都认不全，怎么学？”

言希走过去，瞪着大眼睛：“我怎么不认牌了？”

陆流也随和，修长的指捏着雀形的方牌，敲了敲桌子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言希愣了愣，大骂：“靠，这不是……小鸟吗？陆流你他妈侮辱老子 IQ！”

一桌四个笑喷了仁。

咳，孩子，虽然它长得像小鸟，也确实是只小鸟，但它真的不叫小鸟叫一条。

孙鹏：“哈哈，言美人儿，快到哥哥这儿来，你真是忒可爱了，我教你。”

言希黑线：“你们继续，当我没来过。”抬脚，转身就要走。

陆流拽住了他，摁到一旁椅子上，眉眼流转了星光：“至于嘛，兄弟间开个玩笑。”

言希挥手：“行了行了，就你们几个，有话快说。我做节目快累死了，这会儿只想睡觉。”

辛达夷纳闷：“言希，你这么缺钱吗？哥几个，陆流都没你忙，一会儿电台 DJ，一会儿 T 台走秀。”

言希挑眉：“钱多不烧手吧？”

Mary 勾了唇：“倒不是这个道理，关键是你言大少，不是最烦人多的地儿吗？”

孙鹏双手摆成塔尖状，一张清俊的脸，笑起来带了三分邪气，暧昧地看着他：“对了言希，前两天，从楚云家里走出的陌生俊俏男人是你吧？报纸上可是写着，身形疑似 DJ Yan。”

言希不咸不淡地开口：“你们都太闲了，吃饱了撑的是不是？”

辛达夷挠头：“楚云，谁啊？”

陈倦拿葡萄扔他：“笨死你算了，连楚云都不知道。就那个王牌美女主播，网络普查，B市男人最想要得到的女人。”

辛达夷恍然：“哦，36D的那个，想起来了。”

陈倦直接拿麻将砸。

辛达夷愤愤：“靠，人妖你他妈疯了是不是？”

陆流抬眼，问言希：“没动真感情吧？”

言希冷笑：“老子就算动真感情也没什么吧。”

陆流淡笑：“本也没什么，只是记者再纠缠下去，怕是连你的身家都抖搂出来了。楚云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你比我清楚。”

言希心烦，还没开口，手机响了，铃声是 Sunmin 的《The Rose》，很是动听，倒是和说话的气氛有些风马牛不相及，显得滑稽。

言希走了出去，接电话。

返回时，脸色不怎么好看，大眼睛瞥了陆流一眼，皮笑肉不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陆流拿起桌上的红酒，晃了晃，淡淡问他：“什么？”

“陆氏秋季的发表会，模特怎么找到我身上了？”言希不耐烦了。

陆流淡笑，面上没有波澜：“我昨天圈了八个人，形象都不怎么符合，董事会有人递上一个建议，说是 DJ Yan 不错，让我好好考虑。”

孙鹏若有所思：“优雅、棱角、高傲、魅惑，企划案的四个主题都占了，是不错。”

随即，桃花目含了笑，低头啜了啜红酒，又抬头：“言希，不妨一试。”

陆流醒了新酒，倒入高脚杯，分给众人，又执起酒杯一一轻碰，唇角无笑，目光却含了三分笑意，到言希时，淡淡开口：“我干杯，你随意。”

言希挑眉，仰头咕咚，红色的液体顺着微红的唇流入喉，颈间白皙，映着鲜红，有些刺目。

陆流望着他，目光深邃了，古井微波，瞬间倾城。



四陌的方程式

Chapter · 61 云想衣裳花想容

一班班长李小胖和颜悦色：“温衡同学这次考试又退步了，真是可喜可贺，同志们鼓掌。”

哗哗，如潮的掌声。

“这孩子真牛掰，只一年，硬生生从年级第一滑到年级七十，非我医学院一般人能及也。”

“啧啧，这速度，这效率，快赶上神三了。”

“嘿嘿，有阿衡，我觉得我这次退步二十名还是可以忍受的嘛。”

众人扇凉风，手搭凉棚作壁上观看戏状。

温衡 = =。

小胖站讲台上，和颜悦色地狞笑：“孩子，还记得我们院怎么分的班吗？”

温衡答：“成绩。”

小胖再问：“咱们是几班？”

再答：“一班。”

小胖龇牙，俩小眼笑成一条缝：“今天出成绩，赵导办公室，二三四五六班那帮兔崽子都夸我了，好好的年级第一都被我培养成了年级七十，多人品、多功劳，

一般人干不出这事儿。”

阿衡点头：“是挺不容易的。”

小胖掩面：“靠，你太堕落太无耻太丑陋太残忍了，我都不忍心看了。”

阿衡：“全靠班长教得好。”

小胖泪流满面：“我都是变着法儿地教你们怎么欺负细菌宝宝，从切割人肉纤维中获取快感，什么时候教你这个了？”

众人呸。

李小胖你不要脸。

李小胖你很不要脸。

李小胖你绝对不要脸。

李小胖掏耳朵，装作没听见：“好了好了，这次班会到此结束，没考好的抱头唱国歌，考好的下次考不好再说。重点研究观察温衡同学，必要时对其监督谴责，下次在街上、卖场、KEC、MC等地看到此人卖笑，拖回来群抽之。”

阿衡泪：“小胖你不能这个样子，你是不知道没饭吃没衣服穿的辛苦，全亚洲有多少儿童挣扎在饥饿线上，我打工都是为了养活自己，班长!!!”

小胖揪孩子小辫儿：“把你老公卖了吧，顾学长值不少钱呢。”

阿衡淡定，摇头：“不要，麦兜说，绝对不出卖自己的鸡，所以，我也不能出卖自己的人。”

门口有人笑着鼓掌。

阿衡扭头，一群白大褂，大五的一帮老孔雀。

所谓老孔雀，就是年过婚龄还小姑独处，跟低龄学妹相处时处处散发风骚气息的男人们。

“阿衡，这话我可得跟飞白好好学学，让他听听。”说话的是顾飞白的好友。

所谓顾飞白，则是她的未婚夫，她父亲联同顾家大家长钦定的。

高三暑假，父亲特地回家，把她带到H城相亲。然后，貌似顾飞白涵养很好，虽然对她很是不耐烦，虽然看见她高挑着眉装没看见，两人还是被父亲以及顾飞白的伯父敲定了婚事。

说起来，阿衡也很头疼，这个顾飞白，其实就是之前满面青春的小白同志，谁晓得两年不见，就长成了这副模样：打着Z大天才校草的名号，左手奖杯，右手手术刀，嘴里念着演讲稿，脚上，还不忘漠然地踩过一封封粉红情书。

实在是让阿衡的脑容量CPU难以瞬间接受。

两个人感情一般，比起天天闹分手的好一些，比着天天在宿舍楼前抱着啃的差一些，算是老实本分的类型。但是，由于顾飞白无时无刻都是一张没表情的脸，所以，两人的相处模式，在外人看来，难免有女方过于主动的嫌疑。



“南极不是一天融化的，师妹节哀。”恰有一人坏笑。

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小嫂子继续努力。”又有一人附和。

阿衡抽搐：“多谢师哥教诲。”

最后一人拍脑门：“噢，对了，阿衡，飞白今天在实验室跟进张教授，大概晚上十点才能结束。他让我跟你说一声，晚上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。”

阿衡呵呵笑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

她晚上七点打工，其实也不怎么有时间见顾飞白，只是两个人习惯了一起吃晚饭，不见时总要和对方说一声，算是恋人间的一种默契。

晚上是在一家面包店打工，一个普通的小店，装潢普通，味道普通，偶尔厨房还会拿出做坏的蛋糕，所以，只有口福不错。

一个小时七块五。

也就是从夜间七点到十点，能挣二十二块五。大概，维持三天饿不死的程度。

爸爸说，阿衡，做个好医生吧。

然后，如果没有经济来源，第一年勉强靠着奖学金活，而今年又确凿没有奖学金还想当医生的情况下，咳，基本是个不容乐观的情况。

想得奖学金，就要好好学习；好好学习，就要有充裕的时间；但是害怕饿死，就要出卖时间；可是没了时间就代表学不好；学不好又想在人才比苍蝇还多的Z大得奖学金，基本白日做梦。

于是，恶性循环导致了今天的挨批斗。

阿衡看着店里零星入座的客人，闲得想拿苍蝇拍拍蚊子。

店长是个中年阿姨，孩子考上了大学，在家闲着没事儿干，就开起了饼店。因为阿衡和她家孩子年纪相仿，所以多有照顾。

阿衡说：“阿姨我们改革吧，把店面扩充一倍，装上十个八个保温柜，然后请一级饼师，做很多好吃的面包，挣很多钱。然后阿姨你每小时多发我两块钱。”

阿姨羡慕：“年轻孩子，能做梦，真好。”

阿衡 = = 。

快下班的时候有小情侣投诉，说慕司蛋糕不新鲜，颜色看着不正。

其实呢，这个情况基本是不可能存在的。饼屋只有一个孤单单的保温柜，但是最近又坏了，所以基本上每天做的慕司蛋糕不超过二十块，卖完则罢，卖不完的都进阿衡肚里了。新鲜不新鲜，她最清楚。

阿衡奉命去勘察情况，盯着蛋糕看了半天，颜色是挺别扭，淡黄色的蛋糕多出杯盖大小的猩红色。

看了小情侣一眼，她呵呵笑：“小姐，您看，是不是您口红的颜色？”

人小姐不乐意了，拍桌子：“我用的是欧莱雅的唇彩，名牌，绝对不掉色！”

那先生讽刺：“算了，跟她讲什么欧莱雅，穿成这样，知道欧莱雅是什么吗？”

阿衡低头，减价时买的白T恤、牛仔裤，还有饼屋阿姨专门做的工作围裙，回头，笑：“阿姨，他说你做的衣服不好看。”

本来阿姨矜持优雅，不稀得和一般人一般见识，但她最恨别人说她女红厨艺不好，此二人占全两项，焉能不怒火大炙？一阵骂街荤话，把小情侣骂得抱头鼠窜。

然后，其他客人也顺道被吓跑了。

阿姨一甩卷发，豪气万千：“小温，老娘今天骂得舒服，关门回家。”

阿衡看表，九点半，提前半个小时，欢天喜地。

她在学校门口的烧卖店买了一笼牛肉的和一笼油糖的，顾飞白每次看到这个烧卖店总要从店头盯到店尾，再冷冷不屑地来一句：“不卫生。”

其实，阿衡想说，他如果不是想吃，完全不必这么麻烦的。

然后，送到实验室，顾飞白的工作大致上已经结束了，看到散着热气的烧麦，又是一句“不卫生”，执著地用高傲冷淡的眼睛盯着袋子看了半天。

阿衡笑。

“吃吧。我问过老板了，馅儿是今天下午才做好的，应该没问题。”阿衡把袋子递给他，然后看了一眼手表，微笑道，“宿舍快熄灯了，我先回去，你也早点回家。”

转身，却被顾飞白拉住了衣角。

“稍等。”顾飞白难得主动，从白大褂口袋中掏出一把糖果，“伸手。”

阿衡乖乖伸出手。

“今天张教授家得了一个小孙女，发的喜糖，我酒精过敏，你拿走吧。”顾飞白淡淡解释，把糖放进她的手心，唇角有了难得的笑意。

阿衡定睛，是酒芯糖。她脸有些红，小声开了口：“我会吃完的。”

郑重的，温柔的。

言希戴着耳麦，淡粉色的T恤，手指轻轻指了指耳朵，玻璃门外监听室里心领神会，稍稍调高了声音。

“DJ Yan，你还在听吗？”耳机传来怯懦悲伤的女声。

“李小姐，我在听。”言希平静开口，“你说你高考三次失败，父母对你失望透顶，而你本人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，想要跳楼，是吗？”



“对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是说，DJ Yan 似乎一切都很顺心，在电视上曾经看过你的访谈，年轻、俊美、才思敏捷，恐怕不会了解我的痛苦。高考只是导火索而已，更加让我不安的是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透明，看着四周，总有一种错觉，全世界都看不到我，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。”

“活着已经悲伤到无法言喻，连勇气都荡然无存了吗？”言希轻轻问她。

“是。”那女子颤抖着开口。

“那就跳下去吧。”少年垂头，平淡开口。

旁边的导播急了，直跳脚，一直对着言希打手势。

言希抬头，把指放在唇间，微微笑了，示意他安静。

电话另一侧，那女子凄然开口：“连 DJ Yan 也认为我这样的人是蠢种，渣滓，社会的负累，是吗？”

“走或者留，活着或者死亡，都只是你选择的一种方式，我无权干涉。”

少年声调平缓，却在言语间带了冷漠：“或许，从高层跳下，你才能感觉到自己对全世界的恨意得到昭彰，才能使灵魂得到救赎。你的父亲母亲才应该是世界上最应当遭到谴责的人，他们生下了你，却不能在你高考失败之后一如既往无私地爱着你，只是想着怎样逼死你，然后年纪老迈、膝下凄凉心中才舒服，是不是？”

对方声音忽然变得尖锐：“你凭什么说他们爱我?! 你凭什么说我死了他们会晚景凄凉?!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，让我觉得我根本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! 我宁愿自己从楼上摔下，活不得死不去，让他们后悔一辈子!”

言希笑了：“对，然后他们会继续养你一辈子。”

那女子愣了，许久，哽咽了：“你凭什么这么说，到底凭什么？”

言希平淡开口：“凭你觉得全世界看不到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如果，不是曾经在他们那里得到巨大的爱，如果不曾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又怎么会在遭到挫折后如此伤心？”

“可是，没有用的，他们不会再相信我，不会再爱我。”那女子手掌撑着面孔，低声哭泣。

“李小姐，你觉得，一直爱着你如此艰难吗？”言希轻轻揉着眉心，低笑，“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？或者，觉得这爱太过艰辛，实在无法忍受，那不如选择一个无懈可击的契机，重新开始。”

那女子终究号啕大哭，雨过天晴，她说：“DJ Yan，我想要好好继续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我想要继续。”

言希愣了，继而微笑，锐利的眼神温柔起来。

他说：“你很勇敢，很了不起。”

节目终于结束，言希抱着杯子狂喝水，抬眼，却看到窗外有人轻轻叩着他面前的玻璃。

是陆流。

他笑了：“言希，你真能忽悠人，爱不爱的，你又懂多少。”

言希摊手：“我倒是想劝着她体验一把跳楼的滋味，让她下辈子都不敢再提这两个字，关键电台不干，他扣我工资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”

陆流穿着淡蓝色的休闲装，少了平常的练达早慧，面容倒是呈现出少年的清爽干净。

他说：“走，言希，我请你吃饭。昨天和客户谈生意，到一家法国餐厅，那家排骨味道不错。”

言希说：“你等我。”

然后飞速窜到隔壁办公室，夸着幕后工作人员，唾沫乱飞：“哎，姐姐，姐姐你今天可漂亮了，今天气色真好，我们小灰没有烦你吧，它可坏了，要是欺负你了，我帮你拍它哈。”

一帮 OL 被哄得眉开眼笑：“没有没有，小灰真的好乖，没有烦我们。”把狗篮子递给他，又附带了几包酱肉干。

陆流笑：“言希你真行，把办公室当成你家混，狗也专门找了美女保姆，放家里不行吗？我记得你对狗毛过敏，什么时候爱狗了？”

言希说：“我在塑造爱狗的新好男人形象，这狗只是个道具，你没看出来？”

小灰委屈，呜咽。

言希大眼睛瞪着它，小毛巾又缩回了篮子。

吃饭的时候，言希狼吞虎咽沾了一嘴酱汁，看得陆流频笑：“言希，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个模样，我走了四年也没见你改。”

言希吐出骨头扔给小灰，皮笑肉不笑：“陆流，这个排骨实在不怎么样，你的品位真的下降不少。”

陆流垂头浅咬了一口，肉香在舌尖化开，于是笑了：“言希，并没有什么不妥。”

言希挑眉：“酱味太浓，肉太生，薄荷叶串了味，盘子太小。”

陆流淡淡扫他一眼：“是你平时吃的排骨太廉价。”